



用文学处理时代的难题

□孟繁华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徐坤文集》，是文坛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对徐坤文学创作成就的一次集中展示和检阅。它为读者和批评界进一步了解徐坤和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权威和较为详尽的第一手文献。

徐坤从90年代初期走上文坛，并且迅速成为一个明星般的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我们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名重一时的先锋文学已经到了尾声，马原、余华、苏童、格非等作家已经名满天下，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先锋文学时代且无可超越。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徐坤知难而上，依然以先锋文学的姿态登上文坛并正面强攻。徐坤取得了成功，她出手不凡，一鸣惊人。从90年代初期开始，她的《白话》《斯人》《先锋》《热狗》《鸟粪》《狗日的足球》《厨房》等，是后先锋时代晚生代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也是那个时代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徐坤延续了先锋文学的历史，并为这一文学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这些作品中，徐坤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重新发现，对这个阶层个人命运的重新书写，显示了徐坤对这个群体的熟悉和深入骨髓的了解。她幽默、荒诞和毫不痛惜的笔触，为那个时代的文学添加了崭新的色彩和人物，也为知识分子形象添加了属于徐坤的智慧。我认为，《狗日的足球》和《厨房》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狗日的足球》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讲述了女性“失语”的经典场景：男性话语翻江倒海气势如虹，而同样在场的女性则形单影只无所作为；女人们无生机的同虚设，男人却势如破竹一泻千里。我虽然对“女性写作”一直怀疑态度，认为女性写作还没有找到属于女性的话语方式，她们秉持的一直是逆向的男性写作。但是，当看到《狗日的足球》的时候，我不能不佩服徐坤的智慧和眼光。《厨房》是徐坤的名篇，它不仅获过大小不同奖项，更为重要的是它在读者和文学界的口碑。小说结束时，女主人公手中仍未扔掉的那袋垃圾，一直萦绕在读者心头挥之难去。徐坤对女性心理的理解和解读，就是如此的匪夷所思又入木三分。这是徐坤的智慧。

此后，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徐坤都有自己特别重要的作品发表，有些甚至是标志性的作品发表，比如《春天的二十个夜晚》《八月狂想曲》《爱你两周半》《野草根》，一直到《地球好身影》，徐坤的作品从90年代一直贯穿到今天，表明徐坤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和健康的文学力量，她处理的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难题。用柏拉图的话说，“难的才是美的”。徐坤写奥运题材的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奥运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件，但是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是极其困难的。徐坤知难而上、勇于担当，她的作品发表以后好评如潮，为我们正面书写宏大叙事作品提供了新的经验。多年来，“宏大叙事”一直处在被解构的处境中。这是缘于文学关注自身的考虑，也是文学避免过于依附政治的策略性手段。但是，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难以解除的——当政治全面掌控文学的时候，“宏大叙事”必须解构；当文学获得了自治的可能和自由的时候，文学有责任去表达它对国家民族事务的关怀。《八月狂想曲》是徐坤参与、介入奥运的主动选择。但是，参与介入的激情还仅仅是开始，如何使奥运题材落实为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性要求和文学元素的考虑就成为第一要义。这才是对作家构成的真正挑战。有趣的是，徐坤避开了北京这个奥运的主战场，而是将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东北的一个协办城市，以奥运会场馆建设为核心，围绕这个事件发生的各种事情、出现的各种人物，以及其间的多种不确定性，构成了小说丰富的内涵和文学的可读性。因此，这部长篇小说的诞生，与其说是徐坤的智慧，毋宁说是徐坤的勇气。

生活中的徐坤可爱而性情，我们曾在一个研究室共事多年，她不仅是足智多谋的文学朋友，同时也是半斤八两的酒坛酒友。在壶边天下谈论小说，那是何等的快意恩仇。

徐坤的现实感和正能量

□陈晓明

《徐坤文集》的出版，再次证明徐坤写作的勤奋和她的作品具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品质。徐坤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走上文坛的，那个时候，刚刚出道她有一个雅号，叫“女王朔”，这个说法表示徐坤的作品颇有王朔的味道，有一种王朔式的犀利的幽默和快乐的素质。那个时候，女作家的文字都非常有个性，但是徐坤展现的是幽默和快乐的格调，这很少见。一方面，她的作品生活感非常强，风趣幽默；另一方面，徐坤当时以“先锋派”的姿态登上文坛，她的作品对现实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她的批判性又是以一种嘲讽的方式来表现。在90年代初期，文学要表现现实颇为困难，找不到介入现实的恰当方式。大部分作家写历史，一旦写现实就感到一种难度，这种难度在于，作家无法明确地表达肯定、赞同或是拒绝的态度。徐坤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富有成效的介入：她把这个时候的伤痛、生活的无奈和困窘表现出来，以一种嘲讽的、反讽的笔调来叙述。这是她的作品的独特价值。可以说，徐坤的小说给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实生活留下了一份见证，留下了一份记录。徐坤的作品有非常强的现实感，有时候甚至有真实的原型，有好事者都可以在徐坤作品中找到考据学的一种批评的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继“先锋派”之后，又有一批被称为“晚生代”的年轻作家，他们面对现实，有着锐利而鲜活的现实感。那时候，中国的生活蓬勃杂乱，充满了变化的快感。作家都热情地拥抱生活，以直接的态度表现生活。像何顿、述平、李洱、东西、邱华栋等一批作家，都在以他们的方式记录现实，徐坤也是在这个潮流中。这批作家的作品有一种直接性，这种直接性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是没有被理解透彻的。我觉得，通过徐坤作品的出版，我们可以重新理解90年代的生活和90年代的文学书写。在当时那么困窘的情况下，作家却热烈地、不顾一切地拥抱生活、表现生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徐坤的作品体现出的批判性态度并不是二元对立式的对抗，她能够在生活中穿行，能够在生活中游走，释放她的文字力量，这也是徐坤可贵。后来，徐坤还发表了很“高大

上”、正能量的作品，比如《八月狂想曲》。2008年北京奥运会体现了中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时期，但是文学对它的表现是非常缺乏的。韩国的起飞跟它80年代的奥运会有关，中国当代的巨大变化（不只是经济的，更重要的是社会心理的）也跟我们的奥运会有关系。中国作家当时不少人也很想写奥运会，但是却找不到恰当的表现形式，找不到好的叙述方式。多少年之后我们看一看，也就留下徐坤的《八月狂想曲》这一部站得住的作品，其中有相当丰富的内容表现了一群有追求的、有现代感的年轻人。徐坤在作品中表现了直接的现实性、直接的时代感，写出一批和改革开放在一起，和时代变化在一起，和中国腾飞在一起飞翔的青年建设者。不管我们怎么去看待文学和现实的关系，徐坤的书写确确实实是独到的，而且是难度极大的。“正能量”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化术语，它还包含了中国百年来文学为历史作证的愿望，它还是始终包含在汉语言文学想表现民族历史的独特道路这一进向中。

总之，徐坤是值得我们去重新去发现，重新去阅读的，她的作品的光芒还会重新透示出来。

徐坤：一位热情的作家

□李敬泽

《徐坤文集》一套五卷摆在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原来这么多年过去了。1994年发表《先锋》时，我是她的编辑，现在，20年了，皇皇文集在此，证明她已经走了很长的路，走到当初或许根本没有想到的地方。

这五卷书，没有收齐她的全部作品，有些很重要的作品，比如《野草根》就没有收录，她的评论和学术著作也没有收录。但我们已经可以由此看出这个作家的探索 and 成就、变化和发展。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从整体上认识和估价这个作家。

尽管变化很大，但有一点可能从来没有变过，徐坤是一位“热情”的作家，对人间、对生活、对时代的澎湃流变，她始终兴致勃勃，很敏感、很兴奋，具有介入和行动的激情。在早期《白话》《先锋》这样的小说里，尖刻俏

皮、嬉笑嘲戏，现在看来，她所嘲的是什么呢？是“儒生”和所谓“先锋”在时代变化中的颓唐自闭和无能无力。早期她纠结于“名”与“实”、“言”与“行”之间，她下刀的地方、自嘲和嘲人的地方就在名实、言行之间的分裂。这个纠结后来打开了，她选择了“实”、选择了“行”，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八月狂想曲》。

所以，话还得说回来，徐坤也未必是走到了当初没有想到的地方。从整体上看，她几乎是注定地、逻辑精确地走了一条自己的路。这条路是从个人心性和个人经验出发的，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自身责任的体认，是面对时代与生活的自觉选择。这样一个作家，她的创作的丰富性，她的道路在同代作家中的独特性，她的经验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启示，都有待于我们郑重而深入地研究。

从知识分子到更复杂的感觉维度

□陈福民

徐坤初登文坛之时，正值先锋文学退潮、历史讲述崩盘的关口。对于很多人以及文学来说，那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然而就这一点来说，徐坤又是幸运的——她的文学酝酿与成绩，既得益于此前阶段的各种文学、文化和社会风潮的洗礼，又是对一个即将悄然降临的文学时代的微妙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说，徐坤的写作具有相当明显的文学史的症候性，进而，徐坤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写作者。迄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徐坤一直都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作家。

这种重要性，在很多时候都被忽视了，或者说被某种可以理解的讨论方法遮蔽了。就徐坤承接了先锋文学的退潮、并在自己的写作中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先锋文学的解构性而言，人们通常都乐于将徐坤视为“后先锋”的代表之一。同时。由于徐坤的文学调性与语言风格充满了机智、反讽与畅快、彻底，人们又往往以“女王朔”来定义她。这方面，王蒙于1995年对徐坤的描述最为著名：“虽为女流，堪称大‘侃’；虽然年轻，实为老辣；虽为学人，直把学问玩弄于股掌之上；虽为新秀，写起来满不论（读音同‘吝’），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王蒙先生的这段话，社会影响巨大，几成经典之论。事实上，徐坤也确实具有上述风格，她的《先锋》《鸟粪》《热狗》《白话》等作品，迅速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与接受，令人记忆深刻。

但是，细究起来，仅仅以风格等因素讨论徐坤的写作，将其视为王朔的接班人，或者过度着眼于某种解构性而定义她为“后先锋”，都有顾此失彼之虞。徐坤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尽管她似乎从每一个潮流里获益，但她从来不属于那些潮流。她忠实于自己的观察、感受与认知，在每一次“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时，她都小心翼翼地处理着那些表面相似实则别有机杼的经验，进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学个性。譬如，王朔与徐坤的小说，都涉及和处理过知识分子题材，都在写作中保持了批判、反讽以及程度不同的消极评价，然而，在王朔那里，知识分子基本不具备社会层面的分析功能，也没有人物的性格感，王朔所能做的，就是站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外边，宣泄着一种猛烈而直率的道德方面脸谱化的

描写，较多停留在表面。而徐坤，不仅在《先锋》《热狗》等作品中呈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现代性的高蹈与文艺化，更是在她的著名小说《白话》中，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启蒙知识分子的功能，给予了深切的“理解的同情”。徐坤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重在知识分子内部做文章，对这个阶层的道德情感、心理状态以及现实的生存状况，都做出了恰当而精确的描摹。应该说，在徐坤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对于知识分子的书写从未达到相应的高度，这是徐坤对当代文学一个了不起的贡献。王朔显然没心情也没能力这样处理知识分子题材，当然，王朔志亦不在此。时至今日，坊间这类书似乎多了起来，以大学教授为题材的小说已经呈现出畅销书的倾向，但此类写作更多流于丑化谩骂，基本上无严肃性可言。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阎真的《沧浪之水》与格非的《春逝江南》等几部作品保持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应有的高度。

徐坤是一个时代感极端鲜明且对生活严肃负责的写作者。每一个历史拐点，她都试图从中窥见社会与人性变迁的诸种奥秘。从《厨房》到《狗日的足球》，从《春天的二十个夜晚》到《爱你两周半》，从各类随笔到各种宽泛题材的小说，我们都能看到，徐坤正在努力拓宽自己观察生活的领域。从早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到后来更加复杂的感觉维度，徐坤带着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文学想象一路走来，她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艰难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她的这种“自讨苦吃”的文学之旅，表明她有更加宽广和更加沉实的文学思考。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就是这种不懈努力的丰硕成果。

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徐坤的知识素养与她的文学写作的内在关联。作为当下中国文坛惟一个受过正规完整学术训练的女性博士作家，她的文学生涯恰如她的一部引用率甚高的学术专著题目所示：《双调夜行船》。徐坤在女性与知识分子之间，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在文人的优雅与生活的真实之间，乘着文字之舟愉快而自由地穿行着。

一个诗性、率真、有学问而无学问味道，充满灵气又接地气的写作者徐坤，值得我们期待。

《徐坤文集》（五卷本）由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新春出版，精选了徐坤进入文坛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春天的二十个夜晚》两部、中篇小说集《热狗》、中短篇小说集《厨房》和散文随笔集《春上明月山》。这是中国当代女作家徐坤作品收集最多、最权威的选本，极富文学价值与出版价值。

徐坤是以女性作家与年轻学者的双重身份登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其先锋姿态与女性视角令人耳目一新，是极具女性人文主义色彩和较强影响力的代表性作家，也是安徽文艺出版社一直锁定的精品战略中的重要作家。其作品情感丰沛，收放自如，大气磅礴，接地气，语言幽默诙谐，部部精彩。

近年来，安徽文艺出版社倡导精品意识、阵地意识、人本理念、国际视野，以精品意识统摄出版全局。出版社持续关注名家名作，不断深耕细作，先后出版了《贾平凹小说典藏大系》（10种）、《贾平凹散文典藏大系》（7种）、《韩少功作品典藏》（4种）、王蒙《中国天机》《余秋雨学术六卷》（6

为文学而歌 为徐坤喝彩

□朱寒冬

《徐坤文集》的面世，使得安徽文艺出版社名家精品板块更加艳丽。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将高举名家精品旗帜，再行出版韩少功、迟子建、虹影、杨少衡、陆天明、徐则臣、李浩、金仁顺、王威廉、林森、孟祥宁等名家和新锐作家的原创新作，成就“用精品打造一流”的美好愿景。